

序

苏精

新加坡的莊钦永博士是我认识多年的好友，也是我非常敬重的文史学者。莊博士有着不寻常的工作与治学经历，他自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先后任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档案馆，因爱好读书与研究的缘故，从青年时期就在业余投入新加坡与马六甲华人史的研究，除了凭借书面文献进行研究写作，还不辞辛苦地从事田野调查，采集华人先民的墓志碑铭等史料汇辑成书。

难得的是莊博士在工作与著述都有成就以后，仍深感学海无涯，于是先赴澳洲国立大学取得硕士学位，再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深造，而于200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，并留校担任研究员，直到2009年辞职后，仍专心一志持续研究至今。

近些年来，莊博士专治中国基督教史、汉语新词与清季翻译史，我常在学术研讨会上聆听他发表这些领域的论文，也常在一些专业学报上阅读他的相关新作；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，他在最新完成的这部书中，竟然揉合了基督教史、汉语新词与翻译史三个领域的研究，并以郭实猎所撰两种同名异书的《大英国统志》，贯串起这三个相关而不相同的领域，而且其中一种《大英国统志》还是以往人所不知，很可能是人间仅存的“孤本”。我一向知道莊博士为了进行研究，经常不辞道远走访欧美各地的图书馆与档案馆，以探求一般难得一见的图书史料；所谓天道酬勤，他的努力、耐心与眼光确实也得到了不少珍贵的收获，而现在他据以写成这部新书的重要史料——英国利兹大学图书馆所藏郭实猎撰《大英国统志》，正是在类似情况下“出土”的一部珍籍。

莊博士这部新书中的主角郭实猎，不论是在十九世纪前期来华的西人中，或是在中国基督教史上，都是一位角色重要却大有争议的人物。以他基本的传教士身份，郭实猎的初衷或许真想引领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，但是他一手分发圣经，一手买卖鸦片，建立“福汉会”又不分良莠招收华人成员，以致熏莠同器；他对西方基督教界则夸大不实报导传教成果，只求捐款多多益善。这些不由正道的行径不久就被同时代的西人揭穿，也遭到后世不少欧美学者的批判，甚至称他为基督教传教史上最惨痛失败的个案。但是，身当其冲的中国基督教史学界，却一直有人代郭实猎文过饰非，只畅论他多重性格中堂皇的一面与“贡献”，却讳言他造成的负面行动与影响。

由于如此厚爱郭实猎的学者至今不绝，也就让人十分好奇莊博士在这部新书中是如何看待郭实猎其人其书，事实这也正是本书上编“‘无上’文明古国：郭实猎二种《大英国统志》研究”要处理的问题。我在读过了莊博士的文稿后，确信他是以治史求真的态度，尽量客观分析关于郭实猎和其书的史料与文本，分别讨论了郭实猎的性格、著书的背景、两种《大英国统志》的互文性与创作技巧、其书内容的真实性，以及选用字词的政治效应等等，并得出八点的结论，为郭实猎及相关研究课题增添了大笔可贵的论述。

本书下编是郭实猎两种《大英国统志》的校注。莊博士改正了郭实猎写作潦草、刊刻校对粗疏的不少错误；也就郭实猎的原文一一标点断句，以便读者阅览；同时还加上了许多注释。这些注释有两个特点：一是广征博引，包含古今中外的各种文献；一是不厌其详，务求达到学者专家与一般读者都能明白的地步。读者在阅览这些校注后，当可以体会到莊博士是花费了极大的心血，才能完成这项看似容易、实则极难的校注工作。

研究著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敬重好友莊博士专心一志的求真精神与成果，乐为写序如上。

2014年10月29日于台北斯福斋